

中秋八事

《拜新月》
开帘见新月，
便即下阶拜。
细语人不闻，
北风吹裙带。

《幼女词》
幼女才六岁，
未知巧与拙。
向夜在堂前，
学人拜新月。

“大历十才子”之一李端的《拜新月》一诗，所描写的是唐代女性拜月的情形。在古人看来，中秋节与七月十

五的中元节、正月十五的上元节一样，都是女性节日。古人认为万物有灵，月亮上也有一位神仙——代表女性的太阴之神，与代表男性的“太阳神”相对应。“嫦娥奔月”的神话诞生后，作为月神的月亮更被拟人化，嫦娥成了月亮女神的化身。嫦娥是女性的福音，能赐予女性美貌、爱情与家庭幸福，自然要祭拜她。

《八月十五日夜半云开然后玩月因书一时之景寄呈乐天》
半夜碧云收，
中天素月流。
开城逢好客，
置酒赏清秋。
影透衣香润，
光凝歌黛愁。
斜辉犹可玩，
移宴上高楼。

寄月即寄情于月。刘禹锡早年与柳宗元交往密切，人称“刘柳”，后来与白居易交谊深厚，并称“刘白”。白居易赠过刘禹锡不少诗，刘禹锡也不落后，《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》《白太守行》都闻名于当世。这首《八月十五日夜半云开然后玩月因书一时之景寄呈乐天》也是见证二者友谊的众多诗中一首。

宋代的中秋夜是不眠之夜，夜市通宵营业，玩月游人，达旦不绝。南宋时期，玩月热闹得更近乎疯狂。吴自牧笔下曾详细记述了临安中秋之夜：

“此际金风荐爽，玉露生凉，丹桂香飘，银蟾光满，王孙公子，富家巨室，莫不登危楼，临轩玩月，或开广榭，玳筵罗列，琴瑟铿锵，酌酒高歌，以卜竟夕之欢。至如铺席之家，亦登小小月台，安排家宴，团子女，以酬佳节。虽陋巷贫寒之人，解衣市酒，勉强迎款，不肯虚度。此夜天街卖买，直到五鼓，玩月游人，婆娑于市，至晚不绝。”

中秋节之夜还有一大特色赏月活动叫“走月”，皎洁的月光下，人们衣着华美，三五结伴，或游街市，或泛舟秦淮河，或登楼观赏月华，谈笑风生。明代南京建有望月楼、玩月桥，清代狮子山下有朝月楼，都是游人“走月”时

的赏月胜地；而解放后建的莫愁湖公园之抱月楼，则成了市民赏月的新景点。旧时南京人“走月”还有一种特殊的祈盼之举：凡没生儿子的已婚妇女，要去游夫子庙，随后再跨过一座桥，相传即可有“梦熊之喜”（意外生男孩）。中华门外窑湾街的上码头有座“洞子桥”，中秋之夜，尚未生育的家庭男主人则来此往桥下摔瓦罐，据说能使妻子怀孕。久而久之，这座桥也讹称“见子桥”。

桂花是富贵吉祥，子孙昌盛的象征。早在屈原的《九歌》中，就有“援骊斗兮酌桂浆”、“奠桂兮椒浆”之说。到了清代，中秋节饮桂花酒变成既定习俗。

桂花酒有一段美好的传说：古时候两英山下住着一个仙酒娘子，她酿出的酒，味醇甘美。一年冬天，娘子发现门外躺着一个快要冻死的汉子，便好心背他回家照料。一日，那汉

子不辞而别，仙酒娘子放心不下到处去找，在山坡遇一白发老人，表示喊渴，她便咬破中指伸到老人嘴边。此时，一阵清风，天上飞来一个黄布袋，袋中装满许多桂子，附带一张纸条：月宫赐桂子，奖赏善人家。原来，汉子和白发老人，都是吴刚变的。这桂子种下长出桂树，开出桂花，满院香甜，后来人间也就有了桂花与桂花酒。

在古代，浙江一带除中秋赏月外，观潮可谓是一一中秋盛事。汉以后，中秋观潮之风更盛。南宋文学家周密写过一本叫做《武林旧事》，这里的武林指的却不是江湖，而是旧时杭州的别称，因武林山而得名，就是现在灵隐寺的所在地。《武林旧事》里记载了南宋临安的山水名胜、人文古迹等，其中最为我们熟悉的一篇文章就是《观潮》：浙江之潮，天下之伟观也。自既望以至十八日为最盛。方其远处海门，仅如银线；既而渐近，则玉城雪岭际天而来。《梦梁录》中也有观潮记载：每岁八月内，潮怒胜于常时，都人自十一日起，便有观者；至十六、十八日倾城而出，车马纷纷，十八日最为繁盛，二十日则稍稀矣。两书所记述的观潮盛况，说明在宋代中秋观潮之事达到了巅峰。

关于兔爷的记载最早出现在明末，是用来祭月的。明人纪坤的《花王阁剩稿》写道：“京中秋节多以泥抟兔形，衣冠履坐如人状，儿女祀而拜之。”但由于“男不祭月，女不祭灶”的风俗，小孩子经常在旁边模仿母亲祭祀的样子，兔爷就慢慢交给小孩子祭祀了，再后来就演变成儿童玩具，并产生了好多能活动的形象。兔爷也是北京老传统玩具，作家老舍

《四世同堂》中这样描写：“脸蛋上没有胭脂，而只在小三瓣嘴上画了一条细线，红的，上了油；两个细长白耳朵上淡淡地描着点浅红；这样，小兔的脸上就带出一种英俊的样子，倒好像是兔儿中的黄天霸似的。它的上身穿着朱红的袍，从腰以下是翠绿的叶与粉色的花，每一个叶折与花瓣都精心地染上鲜明而匀调的彩色，使绿叶红花都闪闪欲动。”

民间说法是始于唐初。大将军李靖征讨匈奴得胜八月十五凯旋而归。当时有位经商的吐蕃人向唐朝皇帝献饼祝贺。唐高祖李渊（一说唐太宗李世民）心情大好，对着月亮脱口而出：“应将胡饼邀蟾蜍”。胡饼是圆形，代表圆满；蟾蜍则指月亮。李渊将胡饼分食群臣，此后就有了中秋吃胡饼之俗。到李隆基当皇帝时，杨贵妃将胡饼易名为“月饼”。

这种说法显然不靠谱，唐代连真正意义上的“中秋节”都没有，何来月饼？但唐代在八月十五有“吃饼”习惯是可能的。日本僧人圆仁《入唐求法巡礼行

记》中曾记述，八月十五这天，“寺家设闍饨、饼食等”。

另有学者引《洛中见闻》称，唐僖宗李僖曾在八月十五赐“饼”给在曲江宴饮的新科进士。但所赐之饼是不是月饼？尚不好说。

南宋吴自牧的《梦梁录》“葷素从食店”条，同时代的周密《武林旧事》“蒸作从食”条，均出现“月饼”一词，但也只提到了名称，没有说明其寓意。以此观之，月饼似乎并不是八月十五才吃的专用节日食品，乃“四时皆有”的日常食品——只不过在中秋节这天食用，意义非同寻常。

本报综合

寻常三五夜 不是不婵娟

欧阳詹《玩月》诗序认为八月十五“稽于天道，则寒暑均，取于月数，则蟾兔圆”，这时候“埃尘不流，太空悠悠，婵娟徘徊，桂华上浮。升东林，入西楼。肌骨与之疏凉，神魂与之清冷”，正是赏月、玩月的最佳时机。

他的这一观点当即得到同在华阳观赏月的众文人赞同，于是

乃作玩月诗以乐。栖白在《八月十五夜玩月》诗中也认为八月十五的月亮非同一般：“寻常三五夜，不是不婵娟。及至中秋满，还胜别夜圆。”唐朝人勇于实践，觉得八月十五赏月好，于是就有很多人

在八月十五去赏月，最后中秋赏月便凝定在了农历八月十五这一天。 据《羊城晚报》

三五夜中新月色 二千里外故人心

万物开始变得萧索的仲秋季节，很容易触发人们思亲思乡的心绪。唐代，由于经济的发展、社会风气的开放、戍边卫国的需要，离开故乡亲人外出求学、经商、仕进、游历、戍边的人很多，相知相交的好友也会由于各种原因被迫分离。由于明月千里与共的特点，“举头望明月，低头思故乡”已经成为唐代离人的思维惯性，而面对

又大又圆的清秋朗月，就更容易勾起他们浓得化不开的乡愁与情思，于是，在唐代，中秋节被赋予了深深的团圆内涵。李群玉情念家乡，于是写道：“泪逐金波满，魂随夜鹤惊。支颐乡思断，无语到鸡鸣。”；白居易思念元稹，写道：“三五夜中新月色，二千里外故人心。”可见中秋思亲、渴望团圆。 据《光明日报》

凝光悠悠寒露坠 此时立在最高山

唐朝赋予了“月”多重意义和价值。在唐人眼中，月之变化不胜枚举，有凉月、暑月、松月、素月、清水月、关山月等，借助这些“月”之意象，诗人们有的发调适幽情，有的抒不遇惆怅，有的发怀古之叹，有的抒相思缠绵。当然还有的抒发对团圆的渴盼。正是这样，唐人发现中秋满月最适宜“玩”。

寺观是唐代文人八月十五的常到之处，白居易《华阳观中秋夜招友玩月》、许浑

《鹤林寺中秋夜玩月》、欧阳詹《太原和严长官八月十五日夜西山童子上方玩月寄中丞少尹》都是记述寺观赏月乐事的。有时人们也在船边或水边玩月，裴夷直《同乐天中秋夜洛河玩月二首》描写了“清洛半秋悬璧月，彩船当夕泛银河”的动人情景；许浑在《中秋夕寄大梁刘尚书》中提到“去年今夜醉兰舟”；而羊士谔也有《褒城驿池塘玩月》的经历。 据新浪网

开城邀好客 置酒赏清秋

唐人玩月时往往有饮酒宴会之举，月饼在唐代月光诗中倒未见记载，而酒却似乎是中秋必备。上引“去年今夜醉兰舟”即是一证；《开元天宝遗事》载，某年的八月十五夜，苏颋等人“于禁中直宿，诸学士玩月”亦“备文酒之宴”，所谓文酒，即赋诗喝酒之意，可见中秋赋诗宴饮应是当时流行。 唐人的中秋宴饮多是在野外高地或临楼露台，菜肴不见

得丰盛，赏月赋诗却是必须有的。《和武相公锦楼玩月得浓字》
此夜年年逢，偏宜此地逢。近看江水浅，远辨雪山重。万井金霜肃，千林玉露浓。不唯楼上思，飞盖亦陪从。 据《北京晚报》



月照古今

蟹螯即金液 糟丘是蓬莱

蟹食文化和酒文化密切相关，古今皆然。故不仅现代的文人知道把酒持蟹的闲适，大诗人李白早在唐朝就知道这天赐的美食搭配了。他在《月下独酌》中写道：“蟹螯即金液，糟丘是蓬莱。且须饮美酒，乘月醉高台。”诗人那一副持蟹举觞之态，疏狂高傲之状，跃然纸上。

南宋诗人陆游则写得更好：“蟹肥暂辍馋涎

堕，酒绿初倾老眼明。”你看，他持蟹狂欢，高兴得连昏花的老眼，也顿时明亮了起来。 魏晋时期，也有人把吃蟹、饮酒、赋词作为金秋的风流韵事。在《世说新语》中，有一段关于吃蟹品酒的话“得酒满载百斛船，四时甘味置两头，右手持酒杯，左手持蟹螯，拍浮酒船中，便足了一生矣！” 据凤凰网学

周作人：《中秋的月亮》

敦礼臣著《燕京岁时记》云：“京师之日八月节者，即中秋也。每届中秋，府第朱门皆以月饼果品相馈赠，至十五月圆时，陈瓜果于庭以供月，并祝以毛豆鸡冠花。是时也，皓魄当空，彩云初散，传杯洗盏，儿女喧哗，真所谓佳节也。惟供月时，男子多不叩拜，故京师谚曰，男不拜月，女不祭灶。”

此记作于四十年前，至今风俗似无甚变更，虽民生凋敝，百物较二年前超过五倍，但中秋吃月饼恐怕还不肯放弃，至于赏月则未必有此兴趣了罢。本来举杯邀月这只是文人的雅

兴，秋高气爽，月色分外光明，更觉得有意思，特别定这日为佳节，若在民间不见得有多大兴味，大抵就是算帐要紧，月饼尚在其次。我回想乡间一般对于月亮的意见，觉得这与文人学者的颇不相同。普通称月为月亮婆婆，中秋供素月饼水果及老南瓜、又凉水一碗，妇孺拜毕，以指蘸水涂目，祝日眼目清凉。相信月中有染婆树，中秋夜有一枝落下人间，此亦似即所谓月华，但不幸如落在人身上，必成奇疾，或头大如斗，必须断开，乃能取出宝物也。 据《药堂语录》

徐志摩：《印度洋上的秋思》

昨夜中秋。黄昏时西天挂下一大帘的云母屏，掩住了落日的光潮，将海天一体化成暗蓝色，寂静得如黑衣尼在圣座前默祷。过了一刻，即听得船梢篷上悉悉索索噪噪起来，低压的云夹着迷蒙的雨色，将海线逼得像湖一般窄，沿边的黑影，也辨认不出是山是云，但涕泪的痕迹，却满布在空中水上。我原来无欢的心境，抵御不住那样温婉的浸润，也就开放了春夏间所积受的秋思。

我小的时候，每于中秋夜，呆坐在楼窗外等看“月华”。若然天上有云雾缭绕，我就替“亮晶晶的月亮”担忧。若然见了鱼鳞似

的云彩，我的小心就欣欣欣悦，默祷着月儿快些开花，因为我常听人说只要有“瓦楞”云，就有月华；但在月光放彩以前，我母亲早已逼我去铺布篷上悉悉索索噪噪起来，低压的云夹着迷蒙的雨色，将海线逼得像湖一般窄，沿边的黑影，也辨认不出是山是云，但涕泪的痕迹，却满布在空中水上。我原来无欢的心境，抵御不住那样温婉的浸润，也就开放了春夏间所积受的秋思。 据《民国大师风采》

诗情话中秋

“中秋”一词虽然在《周礼》中就曾出现，但中秋成为节日却是从隋唐开始的。秋高气爽，皓月当空，引发了古代诗人们极大的诗情诗趣和诗兴。唐代诗人李朴的《中秋》诗写道：

皓魄当空宝镜升，
云间仙籁寂无声；
平分秋色一轮满，
长伴云衢千里明；
狡兔空从弦外落，
妖蟆休向眼前生；
灵槎拟约同携手，
更待银河彻底清。

作者着重描写的是一轮秋月，写出了明月的形如宝镜，静夜安谧的气氛。在古代诗人的笔下，月亮一直是作为光明、纯洁、美好、团圆的象征；月亮也以它的神秘和圆满，给人们无穷的遐想和美好的寄托。

“月好光传唯此夜，
境间皆道是东都。”（白居易）
“直到天头天尽处，
不曾私照一人家。”（曹松）
“把酒壶壶接胜游，
今年喜不负中秋。”（戴复古）
“月光射水水射天，
一派空明互回荡。”（查慎行）
然而，同是面对一轮皓月，抒发的情感却因人、因地、因时而不同。举头望月，有人看到的却是无限的愁楚。

“此生此夜不长好，
明月明年何处看？”（苏轼）
“未必素娥无怅恨，
玉蟾清冷桂花孤。”（晏殊）
“多少离怀起清夜，
人间重望一回圆。”（汤显祖）
读着这些诗句，不由得使人产生出许多的惆怅和感伤。

据《文史杂览》

